

「什麼原來如此啊？」我扯住他楞楞地問。

「唔」，他暫停了一下，像那王子——他學他——邁開大步向這小書屋外飛走。

「甚麼啊？」我在後面叫，追上他。

「看熱鬧去！」

「我說的是「原來如此」呢！」

「原來如此」？釋迦牟尼說的，那是他得到靈感了，是一種了澈生死溢於語言的興奮——衆生得救了——天！」

「那是什麼味呢？」我問

五

「那你不了解」——孟醒常臉上有那些微躲避的痕跡，說：「那你不了解！」

「那末你了解了，「原來如此」是什麼味？」

「唔唔，別問得那麼多，小孩子，……」

「哼！我知道你和老頭子差不多，哼！」

說完，我抬頭看他，這傢伙真的帶着祖父的那付尷尬了。不過，不同的，他只是在搔他那零亂的頭髮。「嘎！癢得很！癢得很！」這就是他對生死的托詞，我相信。

一年以後，老孟走了，父親走了，祖父也死了，再兩年，家被一次寇讎的烽火燒成灰。一切都完了，我也失了學，但小小的心靈對「生死」兩字，已發生問題。那怕在一時的苟安中也不忘「死」，不是怕死，而是爲了要解決如何去貫通死的意義；可是在我的週遭所有看到的，那裡有了「死」的人呢？人們都不是在爲「生」而忙碌麼？我淒涼了，人們竟忘了「死」！

在這無所適從的環境中，從九到十七歲，讀書生活完全在續即續輟中，老實說得不到什麼完整的知識。而「生死」問題，只在那些男女修道士的口語中，探討些不完備的丹術，和一些從佛經中竊取來的理論。雖然我也曾一度爲這些誘人的「道家式」丹術曲論所迷惘；並且也做過一度預備小修士，但，終於，這些方術都在我懷疑的分析中否定。

到三十八年五月以後——隨軍到岱山——匆忙入世，已將二十五。因此，在人世間所嚐試的體驗的生死問題更多。而接踵紛來的生死因緣更複雜，更飄渺。有一天，在一个人爲的打擊事件之後，我發現到，這小小的島國，却竟是我所憧憬的人間佛國；我陶醉了。「盡形壽吧，孩子！」我自語。「還不採取行動麼？」

十二月八日——釋尊成道日——我想我的思想已經在書本上解決不少疑問了；於是，在一座茅蓬裡，讓手臂燃上三粒香火，「獻上我一顆無上赤誠的心吧！」我告訴佛。接着，我便以陸軍上尉的官階俯伏在代表釋迦牟尼的一個跛子和尙的足前，投入了佛的懷抱。

六

三十年人生，在人類求生慾中消耗，而我生命開始的家鄉，如今已不能全屬於我了；但給我以生命影響的孟醒常，在祖國沉淪以前，還聽說他一直在江南一個鄉村中學中，依舊過他歷史教師的粉筆生涯。不過，我不知道，孟老先生——今天，我可以稱他「老」了，假如，他存在的話，也許年過半百了——是否能預感他當年在一個無足用心的故事中，會影響一個人的生命方式？同時，他自己講了這個片段的歷史故事，所給他自己的啓示是什麼？若依照當時他對佛陀了解的程度而言，以後他邁向未來的人生方式又是什麼？如今，這些是他無法想像的了：今天，他自己——如果活着——依舊可能爲另一個或者一群人講述這同出一徹的歷史故事；在他，那不過是故事而已。而另一面所影響的就不同了，孩子的心靈是多麼潔白啊。看我，朋友！在孟先生夢想不到中我依從了他的啓示而投入了他故事的内容。

孟醒常對自己的用心倒反而白費

而對他所言教的孩子，竟是收獲得這麼豐富啊。教育下一代，是前人的責任，也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，我深感激孟伯伯，孟醒常先生。……

我的生命第一段，就此擱筆。親愛的的朋友，人生是什麼呢，在我，這一章，算我生命的前言吧。……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七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寫於二五—一七、四、八。

A調 佛 恩 2/4

1 1 7	1 5	6 5 5 4	3 5
是誰的	功 勞,	賜 我 願 望	常 跑?
1 7 6 5	1 5 5	1 1 2 5	3 1
時時都想	到, 佛 陀	恩 澤 比 天	還 高;
4 2 2 4	6 6 5 5	3 1 2 2 7	1 —
指示我	萬有本體,	如得無價珍	寶!

